

第一章 陷害失身

麗山避暑行宮內，氣派奢華的大殿裡，觥籌交錯，酒香四溢，舞孃們隨著鼓樂聲扭動著纖細婀娜的腰肢，展現曼妙舞姿。

酒過三巡，席間的王公貴胄酒酣耳熱，出席的貴女們則是臉蛋微酡，今晚是他們最開心的一天。

原因無他，前方打了勝仗，皇帝開心了，他們也就開心了。

本來陪著皇帝一起到避暑行宮是件榮譽的事，偏偏一行人還未到行宮，皇帝便接到戰事吃緊的消息，與西夷國的這場戰爭已連續打了三場敗仗，最近甚至失掉一座城池，一路上皇帝陰沉著臉，讓他們是大氣也不敢出一口，更遑論在行宮裡作樂。

今天皇帝又接到八百里加急的軍情，所有人的心全懸在嗓子眼，無不盤算著如何躲得遠遠的，免得成為皇帝盛怒下的砲灰。

沒想到皇帝突然大笑一聲，嘴裡直喊著，「好，好，好！」緊接著下令今晚設宴慶祝。

原來是虞家軍在前線打了勝仗，同時佔領了西夷國五座城池，西夷國已送上降書，不日便會派使節前來議和。

眾人聽到這個好消息，一直懸著的心終於放下，因此今晚的宴會，男人們不顧形象大吃大喝起來，女子們雖然不像男人們那般豪邁暢飲，但也都多喝了兩杯。

宮女們端著托盤穿梭於宴席間為眾人添酒，其中一位正好經過幾名貴女身旁。忽然，一名身穿水藍色衣裙的姑娘朝她招了招手，「等等，妳手中剩下的這壺是什麼酒？」

「回姑娘，這是新釀的果酒，現在喝風味正好。」宮女恭敬的回答著。

李照君聞了酒香，「果香十分濃郁，不錯，把酒留下。」

宮女放下酒壺，微微欠身後離去。

李照君拿過一旁的空酒杯，藉著袖子掩飾，將藏在機關戒指內的藥粉跟著果酒一起倒進杯子裡，晃了晃。

她微眯眼眸，朝一側面帶酡紅的漂亮姑娘射出一記寒光，哄道：「虞蘊，這果子酒很好喝，妳嘗口看看。」

家人們打勝仗，最開心的莫過於虞蘊，因此席間她多喝了兩杯，現在正撐著緋紅的臉頰，搖著手，輕笑拒絕，「照君，我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要出糗了。」

「這是果酒，跟果汁一樣，不會醉的。」李照君將酒杯遞到虞蘊的唇邊，「妳嘗嘗，不喝妳會後悔的。」

「不，不喝了，果酒大將軍府裡也有。」虞蘊擺擺手拒絕。

「李照君，妳自己嗜酒自己喝就算了，幹麼一直灌虞蘊酒？若不是妳是虞蘊的知心好友，我都要懷疑妳動機不單純。」跟她們坐在一起的洪櫻看不過去，說道。她兄長是位將軍，自小耳濡目染，清秀的臉蛋上有抹英氣。

「洪櫻，妳胡扯什麼，我不過是覺得這酒味道很好，才要虞蘊也品嚐看看，被妳說得好像我心思歹毒。」唯恐詭計被揭穿，李照君有些惱羞成怒，壓低嗓音憤憤

地為自己辯解。

「妳自己是什麼樣的人，自己清楚。」洪櫻最看不慣的就是李照君這種做作又充滿心機，總覬覦著別人未婚夫的女人，因此對她說話向來不客氣。

貴女圈子誰不知道李照君愛慕著鳳臨王朝的二皇子齊信宏，只要有二皇子的地方就有李照君，只有虞蘊這個二皇子的未婚妻看不清。

李照君接近虞蘊跟她成為好友的目的，就是為了二皇子，可天真單純的她偏偏看不透，反倒跟李照君成為知心好友，也不知道是她太傻太天真，還是李照君太會演戲，在她面前掩飾得太好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妳們別為了我傷了感情，破壞這氣氛。」虞蘊趕緊充當和事佬。洪櫻是她的好友，也許是因為她們同樣出身武將世家，因此頗為合得來，不過相比之下，她與洪櫻還是沒有和李照君來得親密。

「虞蘊，我知道洪櫻一直看不起我爹不過是個五品文官，沒資格跟妳們這些父兄是一品大員的貴女們在一起，今天要不是妳邀請我到行宮，以我的身分也不可能參加……」李照君說著說著，眼角滑下一顆晶瑩剔透的淚珠，見了真是我見猶憐。洪櫻嘴角不由抽了兩下，這李照君還真是會演戲，眼淚說掉就掉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她欺負李照君呢！

「李照君，妳少給我扣大帽子，妳是什麼心思自己清楚！」洪櫻變臉，低聲怒喝，這種做作的女人最噁心了。

「別激動，別生氣，洪櫻，要是妳哥知道妳在這裡發脾氣，回去妳免不了又要受罰。不過是一杯酒，我喝了還不成，妳們兩個都別生氣了。」虞蘊將那杯加了料的果酒一口喝下。

「跟她坐一起，我就不可能不生氣，我過去跟汪姑娘她們坐，妳自己小心點。」洪櫻氣結的看著將酒一口飲盡的虞蘊，起身拂袖而去。

看著洪櫻離去的背影，虞蘊實在很無奈，她們兩個都是她的好朋友，變成這局面真的不是她願意的。

「虞蘊，對不起，都是我才讓洪櫻……妳讓她回來陪妳，我先回去吧，不在這邊掃妳們的興……」李照君的眼眶裡又凝滿了淚水。

「別哭，被人看到妳在宴席上掉淚，要是傳出去，上頭怪罪下來，可就有得受了。洪櫻的性子妳也知道，怒氣來得快去得快，一會兒她就沒事了，她也是為我好怕我喝醉，說話才衝了點，妳別跟她計較。」她趕緊拿出帕子替李照君拭淚，小聲地勸她。

「嗯，我就知道妳對我最好，不會看輕我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洪櫻她……唔……」虞蘊突然感到不太舒服，忍不住皺了皺眉。

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不知道，感覺身體裡似乎有一股躁熱在流竄。」她手撐著一邊額頭，眉頭糾結，因為渾身躁熱，忍不住拉了拉衣領，想讓自己涼快些。

「可能是這酒的後勁太強了，我先扶妳回去休息吧。」李照君見她這模樣，眼底閃過一抹快意。

「嗯。」虞蘊的意識開始有些模糊。

李照君趁著眾人的眸光全在前方的舞孃身上，扶著虞蘊悄悄地從側門離去。

兩人一踏出宴會廳，在側門旁等著李照君的丫鬟柳葉就趕緊向前，「小姐，您們終於出來了。」

「事情辦得如何？」她小心低聲問道。

「小姐您放心，奴婢已經將虞蘊姑娘的貼身丫鬟素華跟素錦騙走，周邊的守衛也打點好了。」柳葉幫忙扶著意識模糊的虞蘊，避開旁人往一處院子而去。

「照君……我很不舒服，感覺全身好熱……」虞蘊拉扯著衣襟，雙眼迷濛的看著李照君。

「妳再忍忍，馬上就到了，別急。」李照君不耐煩的安撫她，同時向柳葉使個眼神，「動作快些，要是被人發現就不好了。」

「好熱啊……」

穿過彎彎曲曲、兩旁樹木茂密的幽暗小徑，她們進到一座沉靜的院子。

李照君皺眉看著眼前幾扇緊掩的房門，「柳葉，何霖的屋子是哪一間？」

柳葉左右看了下，指著其中一間，「小姐，是那間掛著牡丹宮燈的屋子。」

「很好，我們趕緊將虞蘊放到那間屋子去。」李照君鄙夷的掃了眼臉蛋上泛著誘人紅霞的女孩。

過了今晚，妳就將成為人人唾棄的賤貨，我看妳怎麼嫁給二皇子！

進了屋，兩人將嘴裡不斷發出囁語的虞蘊放到床上，李照君喘口氣後連忙指揮柳葉進行下一步。

「柳葉，宴會接近尾聲了，這時沒有人會注意到妳，妳趕緊去將何霖引過來，小心別讓其他人看見。」

「好的，小姐，您快離開，千萬別讓人發現您來過安平侯世子的屋子，否則您的名譽就毀了。」柳葉小聲地提醒後，便趕緊溜到前頭去將人引來。

「水，照君我好熱……」虞蘊在床榻上難受的翻來覆去。

李照君睜了眼在床上痛苦地發出囁語的虞蘊，替她倒來杯冷開水，餵她喝下，「妳忍著點，一會兒就好了，先喝點水。」

「我還要……好熱……」虞蘊將整杯水喝得一乾二淨，還是覺得無法止渴。

「好，妳等等。」李照君將手中的空杯子放到桌上，回身冷笑著瞥了眼全身發燙的虞蘊。

安平侯世子何霖除了長得肥又醜外，還是全京城最惡名昭彰的紈褲，鬥雞走狗，吃喝嫖賭樣樣來，這樣的人配虞蘊這種傻子最適合不過。

這時屋外有細碎的說話聲由遠而近傳來，看來是宴會已經結束了，李照君決定立刻離開何霖的屋子，免得被人發現。

遲遲未等到水，呼吸急促的虞蘊難受地低喃，「水，水，給我水，照君……」

扭著身子喊了半天，卻都沒有回應，虞蘊不得不勉強起身。

她坐在床沿片刻，待腦子裡那抹暈眩退去，她摸了摸發燙的胸口，睜著迷濛的雙眸看著陌生的屋子，疑惑的嘀咕，「照君不是要倒水來嗎，怎麼不見了？方才柳

葉不是也在，怎麼也不見人影？素華跟素錦又是到哪裡去了？」

她搖了搖又開始感到沉重的頭，不搖還好，這一搖，一股夾雜著酒氣的酸臭味從喉間猛地竄出，難聞的酸味讓她根本忍受不住，「嘔」一聲將胃裡的東西全吐了出來。

她稍微舒服了些，只是嘔吐物讓整間屋子瞬間瀰漫著一股酸臭味，再不離開，她又要吐了。

她皺眉嫌惡地搥了搥，搥著唇搖搖晃晃地下床，打算去喊丫鬟過來處理。

門一拉開，迎面的涼風讓她的意識清醒了些，她卻更加深刻地感到全身愈來愈躁熱，甚至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不斷從下腹竄上，灼得她難受不已，只想要跳進冷水裡洗去這一身灼熱。

酒醉還有焚燒著全身的灼熱感讓她不舒服到了極點，整個人頭暈目眩，意識更是一片模糊，搖搖晃晃走出房間，迷迷糊糊間也不曉得彎到哪裡去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她聽到一陣水聲，想也沒想便推門走進去，順著水聲來到一池冷泉邊，浸染了情慾的雙眸根本看不清楚裡頭是否有人，就直接跳進了冷泉池裡。

夜幕深沉，滿天星光閃耀，距離宴會大殿有段距離的冷泉池裡，傳出一陣破水而出的聲音。

齊諭從冷泉池底衝出水面，大口吸氣，雙手用力抹去臉上水漬，同時將垂落額前的如墨青絲撥到身後。

他望著水面下依舊昂然的火燙，不由得苦笑了下，看來皇兄下回再讓他陪著喝那百年佳釀，他說什麼也不能同意，否則只會給自己找麻煩。

那佳釀是百年前的烈祖皇帝，命人在避暑行宮地底下埋的幾罈藥酒，下令必須待百年後才可挖出。

這些藥酒十分珍貴，就連父皇在世時，也只有登基為帝那天才挖出一罈用以慶祝，更是不敢肆意品嚐。

皇兄並未挖出百年佳釀慶祝登基，反而是在今天接到前線大捷的消息後，高興地命人挖出一罈，找他一起暢飲。

這百年佳釀後勁太強，兩巡過後他便感到有些醉意，加上這佳釀又有助性的功效，即使他的酒量很好，也承受不住這佳釀所帶來的強烈後勁和效果。

心知再這樣下去很有可能會誤事，他便勉強用內力抑壓住身體裡不斷竄起的那股邪火，以酒醉名義匆匆離開。

為了克制在身體裡亂竄的慾望，回到院子後，他便跳進屋子後方那座行宮裡唯一的冷泉池，藉著冰冷的泉水醒酒，同時壓抑滾滾而上的慾望。

只是這冷泉似乎沒有很好的效果，即使他整個人沉進冷泉裡，堅硬的火燙依舊屹立不搖，被引燃的邪火在身體裡叫囂，想找到發洩的出口，絲毫沒有退去的跡象。這時回到屋子裡苦的只是自己，他索性在冷泉池裡待著，依靠在池岸邊閉目養神，聞著隨晚風吹來的芬芳花香，不由得昏昏欲睡。

驀地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冷泉池裡頓時水花四濺。

倚靠在浴池邊的齊諭張開依舊帶著醉意的黑眸，朝製造出動靜的方向看去，並未看到任何東西，以為是不慎掉落冷泉池裡的石塊，不以為意地又閉上眼睛。

虞蘊在水底撲騰了好一會，沁涼的泉水讓她滾燙的身子瞬間得到舒緩，可是卻無法澆熄自體內源源不絕竄上的慾火。

她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只感覺到身體不斷的對著自己叫囂，想要某個東西來澆熄她體內的火焰，填滿愈來愈大的需求與渴望。

迷濛間，她發現岸邊有個人影，看起來像是個男人，不知是理智被身體裡狂竄的火焰燒毀了還是怎麼的，她不由自主的往那男子走去，直接撲向他，彎身兩手環抱住他的身軀。

如被烈火灼燒的身體像是瞬間得到了救贖一樣，她緊緊貼著他，甚至不滿足的上下其手，滑順的觸感讓她忍不住張開嘴品嚐這細膩的滋味。

「何人……」齊諭倏地睜開雙眸，質問的話還未說完，虞蘊已摟住他的脖子仰著頭封住了他的嘴，將他要說的話全堵在口中。

柔軟唇瓣相碰的剎那，齊諭驟然一僵，一股帶著酒味與甜膩的幽香，瞬間盈滿了整個鼻間。

柔軟的舌尖輕輕滑過他的唇畔，探索著他的唇，淘氣大膽的探進他的口中，攪著他的火舌與他糾纏。

唇齒間的碰觸令齊諭渾身一顫，縈繞在鼻間的甜美氣息侵襲著他的理智，壓抑在小腹中的慾望，像被人壞心的丟了一把火，瞬間燃起一片熊熊火焰，怎麼壓都壓不下去。

「妳是何人！」齊諭克制著燃燒的慾望，伸手想推開她，大掌卻碰觸到她胸前的柔軟豐滿，被猛烈慾火燃燒著的他根本捨不得鬆手，反而有些狂躁的揉著虞蘊從未被人採擷過的堅挺雪胸。

虞蘊的理智早被下腹那團邪火燒毀，只知道靠在這人身上很舒服，身子不再難受。只是短暫的舒緩過後，她貪心的想要更多，藉此滿足身體裡不斷叫囂的渴望。

她用著低啞曖昧的嗓音近乎哀求的在他耳邊哀鳴，「好舒服……我想……」

也許是酒液的後勁，又或許是她像小獸一樣的低鳴，像極了催眠的咒語，讓他絲毫沒有抵抗力。

一向不喜女子近身的他，毫無意識，憑著本能捧起她酡紅的臉蛋，急切激動地回應著她的吻。

吻愈來愈炙熱纏綿，冷泉池裡的旖旎也隨著夜色漸深，愈來愈激情……

李照君在碧芳院的院子裡來回踱步，這碧芳院是她與幾位貴女合住的院子。

宴會已經結束近一個時辰了，可是到現在一直未傳出虞蘊出事的消息，讓她有些坐立不安，只好到外頭等著前去打探的柳葉。

就在她朝院門方向望去的同時，洪櫻的聲音在她身後響起。

「李照君，我問妳，虞蘊呢？」

「虞蘊？她不是喝醉了，在屋子裡睡覺嗎？」李照君按著之前想好的說詞回道。

「她要是在屋子裡，我們就不會來問妳了。我看到妳們兩個是一起離開的，怎麼妳人在碧芳院，而虞蘊卻失蹤了？」洪櫻毫不客氣的質問她。

跟著洪櫻一起前來的是素華跟素錦，兩人神情緊張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李姑娘，我們姑娘並沒有在屋裡。」

「她不在屋子？這不可能啊，我跟柳葉扶著虞蘊回到她的屋子，把她放到床上，我們才離開的。」李照君一臉無辜的說，心下卻暗忖著，該死的，她已經夠小心了，沒想到竟然還是讓這可惡的洪櫻看到。

「妳真的有將虞蘊扶回她的屋子？」洪櫻斜睨著她一臉不信。

「洪櫻，妳這話什麼意思，難道我會把虞蘊藏起來不成？」

「我就怕有人心存不軌，方才在宴會上，妳可是不停地向虞蘊勸酒。」

「虞蘊是我最好的閨中密友，我哪會對她有什麼心思。」李照君氣憤地怒瞪洪櫻。

「虞蘊她沒事最好，若是她出了什麼事情，妳爹那五品官也做到頭了。」洪櫻憤憤甩袖而去，「素華，素錦，我們再到外頭去找找看。哼，說什麼閨中密友，聽到虞蘊不見了，竟然一點也不著急。」

李照君隱在袖下的拳頭暴出青筋，怒瞪著紅櫻離去的身影，暗恨道：洪櫻，總有一天，我會讓妳跪在我腳下求我！

這時，一旁的花叢後方傳來柳葉的輕呼聲，「小姐，小姐！」

她旋身低聲怒斥著神色有些慌張的柳葉，「妳這死丫頭，結果如何？」

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」柳葉趕緊跨過花叢，壓低嗓音小聲地告知，「虞姑娘並沒有在安平侯世子的屋裡，現在人不知去向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，怎麼可能！」李照君心下一慌。

「是真的，奴婢打探了下，約莫半個時辰前，一群丫鬟才將安平侯世子的屋子打掃乾淨。據一名丫鬟說，不知道是誰喝醉酒跑錯房間，在世子的屋裡吐了一堆穢物，把他氣得半死，不少丫鬟被他斥責了半天。」柳葉小聲在她耳邊道。

李照君稍微一想便知道前因後果了，咬牙低喝，「該死的，就差那麼一步！」差一步就能毀了虞蘊！

「小姐，現在該怎麼辦？虞姑娘酒醒了，這事就不成了……」柳葉擔心地看著臉色陰沉的李照君。

「哼，有什麼好擔心的，就算她酒醒了也沒用！」她下了合歡散，她就不信虞蘊能敵得過那藥性，這會兒肯定不知道在哪裡抓著男人歡好。

李照君收斂一身的怒氣，冷冷勾著嘴角，「既然何霖沒這豔福，那就去找看看誰這麼好運。」她提著裙襬往院門的方向走去。

李照君是存了心要破壞虞蘊的閨譽，四處在假山、花園裡低聲喊著她的名字，逢人便上前焦急詢問是否有看到虞蘊，說她失蹤了，這麼晚還沒有回屋，又喝醉酒，怕她會發生什麼意外等等。

齊信宏聽到風聲也過來了，看到李照君正對著幾個人抹淚泣訴，語氣充滿擔憂。

「請問幾位是否有看到忠勇大將軍府的虞姑娘？這麼晚了她還未回屋，其他院子我找過了，皆未看到她的人，如果妳們有看到她，還請告訴我。」

「李姑娘，妳說虞蘊失蹤了？」齊信宏來到她身邊，神情冷淡，語氣裡沒有一絲對未婚妻失蹤而生出的焦急，反而像個陌生人一樣。

「二皇子，都是我不好，虞蘊喝醉了，我送她回屋休息就先回去了，沒想到她會失蹤，我應當留下來照顧她的……整個行宮，除了幾位貴人的宮殿我不敢去打擾外，其他地方我都找遍了，還是沒有找到她。」

李照君眼角的淚水不斷滑落，那眼眶含淚楚楚可憐的模樣，只要是男人都會感到不捨，想將她摟進懷中好好安慰疼惜一番，就連齊信宏也不例外。

尤其他們又早有肌膚之親，這嬌弱模樣讓齊信宏只想將她壓在身下好好欺凌，看著她哭泣求饒。

「這樣吧，妳跟我來，我領妳去找她。」齊信宏指著前方說道。

「是。」

一晚的貪歡激情，齊諭將虞蘊從冷泉池中抱起，回到室內，在最後一次宣洩後，摟著她陷入沉睡。

子夜時分，大地萬籟俱寂，皇帝的寢殿突然竄出大火，巨大的火光將整個夜空照得通亮。

緊掩上門的門扇突然被拍得乒乒作響，外頭傳來太監焦急的喊聲，「王爺、王爺，大事不好了！」

齊諭被這拍門聲驚醒，對著門外的人沉聲問：「發生何事？」

「王爺，走水了，皇上的寢殿發生大火！」

走水？齊諭透過半開的窗子朝皇帝寢殿的方向看去，火光一片，一刻也不敢耽擱，即刻翻身下床，抓過掛在屏風上的衣物迅速穿戴好。

他睜了眼床榻上的女子，見她未因這場騷動而清醒，便匆匆趕往皇帝寢殿探視皇帝。

同一時間，齊信宏也因為這場大火而驚醒，驚詫的問著門外來稟告的人，「父皇可要緊？」

「二皇子，現在狀況不明朗，奴才只知道大皇子跟穎王正在趕往皇上寢殿。」

「該死，我知道了！」齊信宏一聽到大皇子已經動身，氣得低咒了一聲。

「二皇子，您別動怒，這時動怒就落了下風……」剛結束歡愛的李照君撐起疲軟的身子，嬌媚的看著齊信宏，細嫩玉手搭在他的大腿根部，若有似無的撫摸著。

「妳這小妖精！」他瞥了眼她的手，要不是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著他，他定要再好好疼愛這銷魂妖精一回。

勾住她的後頸用力吻了下，他才意猶未盡的鬆開她，「等我回來！」

之後他套上衣物，便匆匆趕往火災現場。

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，整個行宮都亂了套，眾人高呼聲不斷，隱隱約約傳進

齊諭的院子內。

隨著合歡散的藥效過去，再加上受到外面嘈雜的聲音影響，虞蘊逐漸從情慾中清醒，睜開沉重的眼皮，透過朦朧的視線，看著上頭鑲著金絲的華麗紗帳。

這裡不是她在行宮所住的屋子，這裡是哪裡？

突地她感到下身一陣灼痛，擰著秀眉撐起身想查看身子，赫然發現自己全身赤裸，身上有著大大小小的紅印子，更有一抹淫靡的氣味瀰漫在周身，腿間更是流出一股陌生的液體。

這是……她慌張地看著自己的身子，一種不好的預感浮上心頭。

忽然，一幕幕歡愛的畫面竄過腦海，她差點尖叫出聲，火速摀住嘴巴，就怕自己會壓抑不住驚聲尖叫。

老天爺，她該怎麼辦才好？她怎麼會抱著男人獻上自己？她竟然做出背叛二皇子的事情來！

一時間她慌了，手足無措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外頭「快救火」的喊叫聲斷斷續續的傳進屋子裡，將她的思緒從驚慌失措之中拉回。

她用力抹去眼眶裡的淚水，慌亂的看著這空蕩蕩屋子，不見任何人，那個跟她發生關係的男人呢？

她不能再繼續待在這裡，要是被人知道她背叛二皇子，婚前失貞，不僅自己有可能會被賜死，還會連累忠勇大將軍府上上下下。

思及此，她匆匆下床，撿起丟了一地還有些潮濕的衣服套上，隨便給自己梳個簡單的髮髻，趁外頭為了救火一片紊亂之際倉皇跑走。

一路上，她閃閃躲躲，不敢走人多的地方，盡量選擇陰暗人少、沒有燈籠照明的路線。

就在她快要溜回碧芳院時，擔心自己繼續待在齊信宏屋裡會被人發現的李照君，正好從另外一處假山後走了出來。

眼尖的柳葉一眼便看到虞蘊，連忙拉住李照君，指著虞蘊小聲問道：「小姐，您看翠碧湖邊偷偷摸摸的那人是不是虞姑娘？」

「是她。」

「小姐，虞姑娘的模樣好奇怪！」

李照君眼底瞬間射出一記戾芒，「柳葉，妳從那邊繞過去……」拉過柳葉小聲的在她耳邊交代，「就這麼做。」

柳葉瞪大眼睛驚恐地看著她，搖頭，「小姐，要是被發現……」

「現在所有人都忙著救火，不會有人注意這裡。」

「可是小姐……」柳葉害怕得全身發抖。

「柳葉，我早就是二皇子的人了，腹裡說不定已經有二皇子的骨血，妳難道要我的孩子被人嘲笑是奸生子，一輩子抬不起頭？」李照君厲聲道。

透過虞蘊認識二皇子後，她從虞蘊那裡得知二皇子的興趣、作息以及最常去的地方，想盡辦法出席各種詩會、茶會，最後女扮男裝在文墨閣的鬥詩會上讓二皇子

對她留下深刻印象，進而對她有了不同的情愫。

二皇子會鍾情於她，這一切最該感謝的人是虞蘊那個單純天真的傻子，若不是虞蘊，她怎麼會知道二皇子每個月初二、十六都會喬裝前往文墨閣參加鬥詩會，她又怎麼會有機會女扮男裝認識二皇子，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？

經過一番努力，她終於在二皇子心中有著不同地位，私下兩人常常偷偷見面互訴情衷，可礙於京城各家勢力眼線眾多，兩人不敢明目張膽太常見面。

到了避暑行宮，一天夜裡，她因為睡不著到湖邊散步，沒想到竟遇上二皇子。本就相互愛慕的兩人，避開了巡邏的士兵跟宮女太監，找了個幽靜的地方訴說情愛，只是不知道怎麼的，兩人最後竟在野外苟合。

從那次初嘗禁果後，她與二皇子便常在這行宮無人地方幽會，她發現一向準時的月事遲了，現在腹中也許已有他的骨肉。

別怪她狠心要虞蘊的命，想成為人上人，做全國最尊貴的女人，她就不能讓虞蘊這個絆腳石妨礙著她和未出生兒子的路。

虞蘊必須死！

「妳把這事辦好了，日後我成了二皇子妃，不會忘記妳對我的好，還會讓二皇子把妳納了。別忘了，二皇子是嫡子，皇后親生的，日後可是要繼承大統，妳少說也有個妃位。」李照君許了柳葉一個美好的大餅。

妃位，聽到這個詞，柳葉的良心瞬間被貪婪給蒙蔽，用力點著下顎，「小姐，奴婢知道該怎麼做了，您一定要配合好時間。」

「妳放心吧，快去，要是錯過了，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。」

李照君冷笑地看著朝向另外一邊跑去的柳葉，像柳葉這種低賤的丫鬟，只要給一點甜頭、一點希望，她就會把握住機會的，但這還得看自己給不給她這個機會。絲毫不知危險即將來臨的虞蘊，此時正藏在一根大柱子後面，躲避那幾個在翠碧湖邊提水的人。

行宮發生大火，一些人跑到這裡來取水，不過這湖距離走水的宮殿較遠，來的人不多，只要等那幾人離去，她一股作氣跑回碧芳院即可。

就在虞蘊從躲藏的大樹後出來，正要匆忙離開時，忽地，後腦杓被人拿重物狠狠重敲了一下，整個人頓時失去重心「撲通」落入水中。

落入水中的前一刻，藉著湖邊影影綽綽的燈光，她看到了拿著沾血石塊的柳葉。

「妳……」

一夜的大火到了東方天空露出魚肚白時終於滅了，齊諭向御醫再次確定，皇帝只是稍微吸入濃煙，休養兩天便沒有大礙，這才安心。

他交代行宮的總管清點損失和傷亡人數後，便回到自己的院子。

因為大火的關係，整個行宮上下全蒙上了一層黑灰，每個院子的太監宮女跟各府帶來的下人們皆忙著打掃，齊諭踏進院子時看到的便是這景象。

「王爺，您回來了。」跟著他一起前來的穎王府管事趙義，向前恭敬的詢問，「累

了吧，是否要先沐浴？或是先用點膳食？」

齊諭低頭看著染上不少黑色塵埃的玉色長袍，手指輕彈了下衣袍上的灰塵，「先沐浴吧。」

「是的，老奴即刻讓人備水。」

「趙義，本王屋裡那姑娘醒了嗎？」他往自己院子方向走去，同時詢問趙義。

「姑娘？」聽到這兩個字，趙義腳下一頓，有一剎那像是見鬼一樣的瞪大眼睛看著他，隨即恢復神色，恭敬的回答，「王爺，您的屋裡並沒有姑娘。」

齊諭十分厭惡女人，除了已逝的長公主外，從不讓女人近身，因此他建府後，穎王府裡的下人多是男人或是太監，唯一幾個女人還是四十歲以上孔武有力的粗使婆子，因此當他說屋裡有女人時，趙義才會這麼驚訝。

「沒有？」

「是的，您的屋子裡並沒有人。」趙義再次肯定回答。

王爺自小便有個怪癖，不喜晚上有人守夜，因此每到晚上，除非是特意招喚，否則王爺所居的院子是絕對不許有人靠近，暗衛們也都守在院外，不會隨意踏入，因此昨夜王爺屋子有女人這事，他們並不清楚。

不過方才前去整理的下人曾來報，說王爺的屋內與平日有所不同，他讓下人清點，確定沒有丟東西，便不以為意。

說話間，齊諭已經進入屋內，他神色微沉，看著已經整理過的乾淨床榻。

忽地，一陣涼風從窗戶吹進，將低垂的紗帳吹起，一股殘餘在床榻上的淫靡氣味隨著風竄入他的鼻間，眼角餘光被床縫中一抹細微的閃耀金光給吸引，他不假思索地撿起那東西。

是女子的耳璫！

如若不是這方小空間裡仍然殘留著一絲幾不可聞的淫靡氣味，還有落在床沿縫隙中的耳璫，他都要懷疑自己是不是作了春夢，或是在冷水泉遇到了女妖。

就在他看著手上的耳璫沉思時，趙義敲了敲門扇，領著一人走進內廳，抱拳稟告，「王爺，安樂公公過來，有要事向您稟告。」

他將耳璫放進銅鏡前的木匣內，在窗櫺邊的矮榻坐下，看著一頭華髮的安樂公公，問道：「有何要事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王爺，皇上已經清醒，下令馬上回京，但昨夜那場暗夜惡火燒得實在蹊蹺，皇上讓王爺您留下，將起火原因徹底調查清楚。」

齊諭語氣裡透著一抹詫異，「由本王徹查？」皇兄怎麼會讓他來徹查行宮走水的事？

「是的……皇上說了，這事由您來徹查最為恰當。」安樂公公隱諱地說著。

想來是大皇子跟二皇子為了調查行宮失火一事爭執不下，搶著接這差事，為了公允，也為了不讓他們有機會將汗水潑到對方身上，皇兄才會讓他調查這事。

齊諭接過趙義泡來的香茗，兩指夾著杯蓋，摩挲著杯沿，「本王知道了。」

「王爺既已領命，那奴才便回去向皇上覆命。」安樂公公躬身作揖。

齊諭呷了口香茗，入口的芳香讓他突然想到一事，「安樂公公，等等。」

「不知王爺還有何吩咐？」

「這場大火有多少傷亡，統計出來了嗎？」

「回王爺，共有六個宮女、八個太監在這次大火中喪命，二十人燒燙傷，一人失蹤。」

「這六個宮女都查出身分了？」

「是的，她們大部分都是被濃煙嗆死，燙傷面積不大，因此很好確認。不過……王爺，失蹤的那人較為麻煩……是忠勇大將軍府的虞蘊姑娘。」一想起失蹤的那人，安樂公公就不知道一會兒該怎麼向皇帝稟告。

齊諭濃眉微擰，「忠勇大將軍府？」

「是的，奴才讓人到每個院落清點人數，所有人都安在，只有忠勇大將軍府的虞蘊姑娘失蹤。」

虞蘊姑娘可是忠勇大將軍府的寶貝疙瘩，又是二皇子的未婚妻，她失蹤了，大將軍府定然不會輕易罷休，想來朝堂上又得鬧上一陣子了。想到這事，安樂公公就覺得一個頭兩個大。

「虞蘊？」

「王爺上山學藝多年，下山後又直接領軍在前線作戰，可能有所不知，虞蘊姑娘是忠勇大將軍的嫡女，更是府裡唯一的姑娘，十分受寵。已故太后親自擇她為二皇子的未婚妻，如今她在行宮失蹤，這事恐怕不好處理。」安樂公公煩惱的說著。

「後山搜查過了嗎？」這事的確不好處理，更難善後。

「回王爺，老奴擔心昨夜那場大火驚嚇到虞姑娘，在得知她失蹤的第一時間，已經先派人進行搜山，至今未有她的消息傳回。」

「繼續搜查，還有，本王懷疑有人冒充女眷在行宮裡放火，將行宮所有女子全部集合起來，一個都不許漏掉，本王要一個一個過目。」以盤查為藉口，正好可以讓他找出與他一夜激情的女子。

「是，老奴即刻將所有女子招集起來。」安樂公公領命後便恭敬告退。

只是最後的結果讓齊諭很失望，行宮裡的所有女子，連粗使婆子都叫出來讓他審問，卻沒有昨夜與他一同奔赴極致歡愉殿堂的女子。

與此同時，出去搜山尋找虞蘊的侍衛回來了，結果一樣讓人失望，並未找到失蹤的她。

他只能暫且放下心思，專心調查行宮走水一事。

第二章 斂財解毒丸

四年後。

在籠罩著一片黑色霧霾，看起來十分陰森詭譎的「煙霞森林」入口處前，有個綁著馬尾的女子，帶著兩個長得一模一樣，只是衣服顏色不同的孩子，在此擺攤做生意。

「媽咪，妳說我們今天會不會有生意啊？」穿著水藍色衣裳，有著一張精緻小臉蛋的小男孩，撐著一邊胖嘟嘟的白嫩臉頰，一臉擔憂地望著母親。

「我想吃糖葫蘆，再沒有生意上門，我跟糯米就沒有辦法買糖葫蘆吃了，媽咪。」

另一個穿著淡青色衣裳的小男孩，也撐著一邊粉嫩臉頰，望著母親，嘆了口氣，很老實的說著。

唐昀若仰頸看了眼陰霾的天空，很是傷腦筋的說：「只要一天不放晴，就沒有人敢冒險從煙霞森林穿過……」

「嘎！」兩個小男孩張大嘴驚呼了聲，失望地趴在桌子上，「吃不到糖葫蘆了……」唐昀若被他們皺得像是肉包褶子的失望表情給逗笑了，揉揉他們的頭，「小糯米、小糰子，你們兩個別失望，今天就算沒有生意上門，媽咪也一樣會買糖葫蘆給你們吃的。」

兩個孩子眼睛頓時一亮，異口同聲驚喜的問道。「真的？」

「嗯，真的，接下來半個時辰，要是沒有人從這條路進入煙霞森林，我們就到鎮上買糖葫蘆。」她食指輕輕的點了點兩個小包子的小鼻子，寵溺的說著。

煙霞森林是由邊城通往京城的捷徑，不過煙霞森林並不如它的名字那般美麗，反而是常年沼氣與毒霧瀰漫，沒有服用解毒丸是無法通過森林的。

前面鎮上有不少藥房賣解毒丸，但是效果不像她製作的那麼好，可以保他們平安通過煙霞森林，所以即使價格較高，那些熟門熟路的商隊或是附近的百姓，為了保命，都還是會選擇向她購買解毒丸。

但是一些不知道煙霞森林厲害的人，都認為她是騙子，絲毫不聽她的警告，進入森林後通常會昏死在裡頭。

想到自己堂堂一個古毒世家繼承人，穿越後竟然在路邊擺攤賣解藥，她就忍不住唏噓。

前世她是古毒世家第兩百六十代傳人，家族公認的天才製毒高手。

唐家是個隱世家族，歷代祖先皆是十分厲害的毒師，當年中日抗爭前，祖宗們很有遠見的舉族遷往歐美，待局勢穩定後，又遷往台灣，這才保住了古毒世家那些製毒祕方的傳承。

即使物換星移，唐家所製出的古毒依舊讓人趨之若鶩，在地下拍賣會總是能拍出高價。

唐家的祕毒不外傳，只在家族裡選擇天分高的孩子栽培，再從其中選出一個最厲害的人繼承家主之位。

她與堂姊皆是繼承者的熱門人選，家族決定舉行一次海上家族旅遊，同時宣佈下一任家主。

堂姊收買了身為現任家主的叔公身邊的心腹，得知叔公要將下一任家主位置交給她，便在名單公佈前，將自己研發出的無色無味的毒丟進她的飲料中，並在她毒發時將她推入海中，成為海底動物的食物，她也因此穿越到正好溺水身亡的虞蘊身上。

她順著水流一路往下游漂去，最後被在河邊洗衣的老婦救起，昏迷了一個多月才醒來。

但是醒來後可慘了，她腦子裡沒有原主的任何記憶，只記得原主叫虞蘊，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尋找原主的家人。

更慘的是她發現原主懷孕了，約有一個月的身孕，然而因落水的關係，她體質很差，根本不能喝落胎藥，一喝有可能連自己的小命也喝掉，因此只能選擇生下兩個小包子。

救她的老婦是個獨居老人，對她很好，得知她腹中有小生命，更是不計成本，常常為她進補。

等熟悉了後她才知道，原來老婦沒有嫁人也沒有家人，自小被師父收養，學習製毒，只知道自已姓唐，在江湖上有唐娘子的稱號，因為年紀大了仇家又多，於是金盆洗手歸隱山林。

既然一樣都是姓唐，她便喊老婦為唐奶奶，跟著唐奶奶一起生活。

兩個小包子出生後，唐奶奶幫著她一起照顧，可惜好景不常，唐奶奶的仇家找來。她老人家塞給她一個包袱，裡頭裝著金銀珠寶還有一本記載毒物製作的手札，要她帶著孩子離開，不要再回來，也不要對他人提起她。

於是他們三個輾轉來到煙霞森林，這裡雖然十分偏僻，卻是前往京城的捷徑之一，若是唐奶奶的仇家尋來，她可以馬上帶著孩子們躲進煙霞森林，從神州一路北上到達京城，京城人多，唐奶奶的仇家很難找到他們。

她之所以沒有一開始便選擇在京城落腳，一是她未婚生子的身分，這沒天災人禍，她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孩子，很容易引起非議。二是她並不知道原主的身分，在京城是不是有仇家，所以她不敢帶著孩子們貿然前往。

聽唐奶奶提過，發現她的那條河上游是通往行宮以及京城方向，當時她身上穿的衣物質料很好，繡工更是精緻，應該是出自富貴人家。至於一個婦人為何會落水，後腦杓還有傷痕，不知是受人襲擊或是於河中受傷，這中間有很多讓人不解與困惑的地方，她帶著孩子，絲毫不敢大意。

雖然唐奶奶給了她不少銀子，她可以不用出外拋頭露面做生意的，但她過不得閒閒沒事做的生活，正巧她在煙霞森林附近落腳，製作古毒或是解藥對她來說都是小兒科，索性擺攤賣起解毒丸。

就在他們母子三人相互逗弄著對方時，不遠處揚起一片霧茫茫的煙塵，小糯米眼尖，興奮的指著那片黃煙，「媽咪，有人來了，還是一大隊的人馬，騎著馬呢！」唐昀若往不斷朝他們接近的煙塵望去，「這一隊人馬似乎還不小。」

小糰子興奮的拍手，「太好了，媽咪，我們有錢可以買糖葫蘆了！」

兩個小包子十分喜歡做生意所帶來的成就感與快樂，每賣出一顆解毒丸，她就會給他們分紅，他們買完喜歡的東西後，便會將剩餘的銀子存起來。

看著撲滿愈來愈重，他們兩個的笑容就愈大。

虞蘊看了眼陰沉沉，感覺像是隨時都要潑下大雨似的天空，又遙望著那隊朝著煙霞森林趕來的隊伍。

他們若是這時進入煙霞森林，恐怕會遇上大雨，屆時雨水與森林裡的毒霧混合，整個森林的毒素會比平日毒上好幾倍。

為何煙霞森林的毒氣在碰到雨水後，毒素會增加，她也不甚清楚，不過這對她來說是小兒科，她可是做了不少重量版的解毒丸。

「媽咪，妳為什麼一直盯著天空看？」小糰子好奇問道。

「我們要發大財了，媽咪在向龍神爺爺祈求這雨不要下得太快，等那些人進入森林後再下。」唐昀若說完，隊伍已經映入她的眼簾。

聽她這麼一說，小糯米馬上知道她指的是什麼，眯起一對彎彎的笑眼，笑得特別甜特別可愛，「我知道了，媽咪，不過，那重量級的妳有帶出門嗎？」

「沒帶，等他們進入森林後，我們再回家拿也一樣，不耽誤賺錢。」她朝兩個小包子勾了勾唇角。

就在兩個小包子正興奮著等等有銀子可賺的同時，被他們鎖定的那支隊伍忽然在不遠處停了下來。

身穿黑色鎧甲的士兵朝著煙霞森林前進，隊伍最前面的兩匹駿馬上，坐著的是這一小支軍隊的領軍人物。

虞易峰抬頭神情凝重地遙望了下烏雲密布的天空，又朝煙霞森林望去，黑霧濛濛，遠遠的便給人一種很陰森詭譎的感覺。

他奉命與齊諭一同押解在戰場上被擄獲的雲霄國太子雲睿回京，不過回京的路上並不太平，雲霄國皇帝為了搶救太子，派了不少精銳前來搶救，一路上埋伏不斷。為了應付這些不斷竄出的精銳高手，已經夠讓他們精疲力盡，偏偏半途又遇上三十年一遇的大暴雨，飛奔的滾滾洪水夾帶著泥沙與樹幹，一路由山上急洩而下，漫過河堤沖垮橋墩，阻斷他們的去路，最後他們只能改道，選擇從最危險的煙霞森林回京。

因為臨時改道，沿途許多防護部署未能夠及時到位，給了對方機會，讓他們的任務變得無比困難。

而眼前這一關更是加倍艱難……

他臉色突然間變得十分凝重，與他一起出這趟任務的軍中同袍陳坤向前關心問道：「虞將軍，怎麼了？」

「看來就快要下大雨了，這時進入煙霞森林似乎不太妥當。」虞易峰擰著一對好看的濃眉，擔憂說道。

「你是擔心會有埋伏？」陳坤問道。

虞易峰表情凝重地點頭，「過了這片煙霞森林遂進入神州地界，兩州之間地界有一段懸崖峭壁不利救援行動，雲霄國的人想搶人是不可能的。神州是穎王的封地，有虎嘯營駐守，我們若是進了神州，他們想要營救更加困難，因此前方那片煙霞森林是他們搶救人質的最後機會。據線報，雲霄國皇帝為了搶救太子，已經派出暗影衛，若是在我們進入煙霞森林後遇上大雨，我方勝算不大。」

「嗤，雲霄國皇帝為了救這太子，可真是不計成本，現在竟然連用來保護他安危的暗影衛都出動了。」陳坤鄙夷的朝地上吐了口痰。

「雲霄國皇帝只有這一個兒子，自然是要不計成本保住他。」虞易峰嘴角扯出一抹輕蔑冷笑。

「我們這支隊伍可是由虞家軍最強精銳跟穎王的虎嘯營菁英所組成的，就算雲霄國皇帝派出暗影衛，也別想從我們手中救走太子。」陳坤自得意滿的說著。

「虞將軍，穎王問車隊為何突然停了下來。」這時一名小兵匆匆跑向前來，「穎王說了趕緊趕路，一鼓作氣通過森林。」

「前進！」虞易峰長臂一揮，停頓下來的隊伍立馬向前朝煙霞森林而行。他向一旁的陳坤交代了聲，「我有事跟穎王商討，你先領隊進入煙霞森林。」說完便將坐騎掉頭，朝位在隊伍中間的馬車前去。

隊伍才走不到一刻鐘，便被兩個可愛的小包子給攔下，小糯米嘴巴甜得跟抹了蜜一樣，問：「帥氣的士兵叔叔，你們要進入煙霞森林，要不要買解毒丸？」小糰子跟著推銷介紹，「這是我娘親自做的，解毒效果特別好，保證你們平安通過煙霞森林。」

唐昀若提著裝著解毒丸的竹籃子走了過來，「這位軍爺，煙霞森林裡的毒霧可不一般，沒有吃解毒丸是無法順利通過的。我親手做的解毒丸有口皆碑，一顆解毒丸十兩銀子，你們人多，我可以給你們打八折優惠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們已經在鎮上的藥房購買解毒丸，同時還有大夫隨行。」陳坤即刻伸手拒絕

現在他們押解著人質，沿途危機重重，這突然冒出的女人跟小孩，難保不是雲霄國派來的。

「鎮上的藥房……」唐昀若眉頭微蹙。

「是的，小娘子請勿再耽誤我們的行程。」

「軍爺，給你提個醒，進入森林後要加快腳步，以最快的速度通過森林，否則等到大雨降下，誰也走不出煙霞森林，因為藥效不夠……等到我去救你們的時候，可是一顆解毒丸一百兩銀子，而不再是一顆十兩。」被冷硬拒絕，她也不惱不生氣，笑咪咪的提醒陳坤，帶著孩子退到一旁，讓大隊人馬通過。

陳坤只當她危言聳聽，一聲令下，領著隊伍進入煙霞森林。

看著人馬浩浩蕩蕩地進入煙霞森林，唐昀若勾勾嘴角，心道：這時一顆十兩不買，到時有你們後悔的。

黑壓壓的烏雲在大隊人馬進入煙霞森林後，來到森林上方，隱隱約約還有打雷跡象。

她收拾好做生意的工具，牽著小包子們，「走，趁著大雨下來前，我們趕緊回去，娘炸薯條給你們吃，等大雨後我們再來。」

「嗚耶，薯條耶！」

「娘，那我們明天再到鎮上買糖葫蘆。」

母子三人開開心心的回家去。

雲霄國的皇帝為了救出唯一的兒子，不僅派出暗影衛，甚至還請動了江湖各幫派的殺手，埋伏在煙霞森林內，打算藉由森林的毒氣和茂密的叢林作為掩護，救出雲睿。

當虞易峰跟陳坤領著人馬穿過煙霞森林中心地帶，雙方人馬立刻發生激烈的廝

殺，這時天空也開始下起傾盆大雨。

毒氣與大雨混合，落在眾人身上，森林內一片水霧迷濛，毒氣隨著雨勢愈大，濃度愈是加重。

不管是哪一方的人馬所服的解毒丸，藥效皆無法抵擋這濃郁的毒氣，體質較差的紛紛不支倒地。

約莫半個時辰後，大雨漸漸停歇，雙方人馬全部倒地不起，沒有人有辦法起身，躺在滿是血水與泥濘的地上動彈不得，等待死亡。

還殘存著一口氣的眾人，不管是哪一方的人馬，心裡如何忿恨怨懟，都只能躺在地上對著煙霧迷濛的森林瞪眼等死。

唐昀若算好了時間，帶著小包子們進入煙霞森林，打算前去打劫，不，是救人。進入森林深處後便見到倒在地上痛苦喘著大氣的幾隊人馬，她也不耽擱，開始找尋還有一口氣的生還者。

較外頭的人，不管是哪一方的人馬都已經斷氣，較裡頭的可能是體質較好，還聽得到他們的微弱哀號聲。

「該死的……當時真該聽那小娘子的話……」渾身是血倒臥在虞易峰身旁的陳坤忍不住懊悔。

「小娘子？」虞易峰身上的傷勢雖然較輕，但也一樣躺在混著血水的泥地上無法動彈，只能用唯一還能轉動的眼球看著陳坤。

「一個小娘子……提醒我進入森林後就要快速通過，否則大雨下來，誰也沒有辦法走出森林，因為我們所服的解毒丸藥效，絕對不夠支撐我們離開這森林……早知道，當下我就買了她的解毒丸……」白白錯失了一個救命機會，陳坤嘴角揚起苦笑。

「這時懊惱也沒用，世上沒有早知道，如果……」虞易峰虛弱的回應他，「我們整支隊伍被大批的江湖殺手跟雲霄國的暗影衛砍殺得四分五裂，不知道穎王現在如何？」現在他最擔心的就是穎王。

「穎王功夫了得，應該可以比我們支撐得更久一些……」陳坤聲音含糊不清。

「那是在沒有中毒的前提之下……」虞易峰感到自己眼前一片模糊，嘴角甚至不自主地流著口水。

「有那群殺手、暗影衛還有雲霄國太子陪葬，值了！」陳坤虛弱的扯著嘴角。

「值個屁，老子是將軍，沒戰死沙場，卻因中毒死在這種鬼地方，老子死都不甘心！」虞易峰憤恨的說著。

就在這時，一張精緻清秀的臉蛋出現在虞易峰的面前，「不會死，死不了，不過要是不吃解藥，很快就會死。」

「妳……」虞易峰銳眸一眯，看著眼前這名女子。

陳坤眼角餘光也看到唐昀若，驚駭的低呼，「是妳！」

「我就跟你說了啊，讓你們買我的解藥，你們不願意，現在好了，一個個跟蟲一樣躺在地上扭曲。」

「妳有解藥？」陳坤連忙問道。

她點了點頭，「有啊，我這解藥你服下去，立馬可以站起，沒有副作用。」

「我買，我買！」陳坤激動地說道。

「姑娘，解藥請賣給在下！」倒在距離陳坤不遠處的一名暗影衛，扯著喉嚨氣喘吁吁地朝著唐昀若喊道。

「你們兩方都要買啊，那怎麼辦，你們人這麼多，我解藥可能不夠。」

「小娘子，那是雲霄國的人……妳不可以將解毒藥賣給他……」陳坤緊皺著眉頭，吃力地朝她大聲喊著。

看來這兩方人馬都是有錢的主，唐昀若當場坐地起價，「我的解藥很貴的，像你們這種重症，一顆解藥兩百兩銀子。」

「小娘子妳這不是趁人之危嗎……當時妳不是說一顆一百兩……」

「有規定不可以坐地起價嗎？一條命可不只值兩百兩銀子噲！」趁人之危，她一點也不覺得可恥。

「我出三百兩買一顆解藥！」那名暗影衛即刻喊道：「銀子就在我腰帶裡……姑娘自取，我只要解藥……」

「我出四百……」陳坤跟著喊。

「五百兩……」暗影衛接著繼續喊價。

「你呢，你是哪一邊的？」她轉頭眨著晶亮眼睛，看著虞易峰，「你要出多少？價高者得喔。」

虞易峰看著她片刻，總覺得她很眼熟，終於，一抹記憶竄進腦海，他倏地瞪大眼，驚呼，「虞蘊！」

唐昀若愣了下，這裡怎麼會有人認得原主，還知道原主的名字？她擰著眉頭瞅著想起身的虞易峰，「這位……壯士，你認識我？」

「蘊兒，我是妳四叔，妳怎麼把四叔給忘了！」虞易峰眉毛上揚，臉上滿是驚詫之色。

「四叔？」她愣怔了下，定定地看著一臉紫青色的虞易峰，這張臉跟自己的臉還真有幾分像。

「蘊兒，我是妳四叔，難道妳把四叔給忘了？」虞易峰焦急的道：「四叔可是最疼妳的，妳怎麼把四叔給忘了！」

這唯一的姪女四年前在行宮失蹤後就下落不明，所有人都以為她葬身在那場大火裡，沒有想到竟然會在煙霞森林出現。

方才第一時間他沒認出自己的姪女，是因為沒料到會在這邊碰上，加上她的容貌跟記憶中有些不同，才沒能第一時間認出。

「是忘了。」她點頭。

虞易峰嘴角劇烈抽搐了下，「忘了？」

她很認真地又點了下頭，指著自己頭部曾經受傷的地方，「我這裡受過傷，忘了以前的事情。」

虞易峰震撼的看著失蹤多年的姪女，還要開口問點什麼時，兩記清脆又可愛的嗓音傳來——

「媽咪，媽咪，大消息！」

「好不可思議！」

兩個小包子像是發現新大陸一樣，驚奇地睜著大眼睛朝她跑來，撲向她，指著同一個方向，異口同聲地說著，「我們發現那邊地上躺了一個跟我們長得一模一樣的人！」

「一模一樣？」

「是啊，好奇怪。」小糰子一臉不解。

「媽咪，這真是太神奇啦！」小糯米則是一臉興奮。

「你們帶媽咪過去看看。」她站起身打算去看看那個讓兩個小包子這麼震驚的人。

「蘊兒，蘊兒……妳身上的解藥……」感覺到自己的意識愈來愈模糊，虞易峰連忙喊住她。

唐昀若從藥瓶裡取出一顆解藥，塞進虞易峰嘴裡，「親兄弟明算帳，看在你應該是我四叔的面子上，給你打個折，一百兩就好。」

自己人還一百兩！不過現在不是計較這個的時候，虞易峰道：「四叔哪會缺妳這一百兩。」解藥一入口，他便感到一陣芬芳在口中蔓延開來，整個人瞬間舒服不少。

「小娘子，我們是自己人……我跟妳四叔是同袍……」陳坤擔心她把解藥賣給敵方，連忙解釋道。

方才見這小娘子有意將解藥賣給暗影衛，他心都涼了半截，所幸老天保佑，被虞將軍認出來，才化解這場危機，否則讓對方拿到解藥，恐怕他們全要死在這裡。幸好，幸好，回京後定要請虞將軍到酒樓好好喝上一番才成。

「四叔，你的手應該可以動了。」她將手中那袋解藥塞到虞易峰手中，「這裡有一百顆解藥，親友價一顆一百兩銀子，共一萬兩銀子，不許賴帳。」交代完便跟著小包子們去看看那個神祕的人。

虞易峰嘴角劇烈的抽了抽，這丫頭坑人坑到自己四叔頭上了！

唐昀若被兩個小包子拉著跑，來到不遠處的樹叢裡，一踏進樹叢就看到一個渾身是血的男人。

「媽咪，妳看，就是那個男子，跟我們長得一模一樣。」小糰子指著自己白嫩嫩的臉蛋。

唐昀若蹲在男子身邊仔細地端詳著，這名男子因中毒臉色泛青，俊顏上充滿了肅殺之氣，不過這不妨礙他那張丰神俊美的臉，即使躺在泥地上，他依舊散發著一種高貴凜然的氣息。

她絲毫沒有將正用銳利如鷹隼般的目光盯著他們的齊諭放在眼裡，反而是饒富趣味的直盯著這張俊臉瞧。

果然和兩個小包子長得有七八分像，不過這男子是誰？怎麼會跟她的兒子們長得這麼像？

「媽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我們是不是長得很像？」小糯米扯著母親的衣袖，噙著紅唇。

「是跟你們兩個很像，不過媽咪覺得你們兩個比較帥比較可愛。」她安撫著兒子。

「那是當然，他怎麼能跟我們比。」小糯米一臉得意的揚了揚下巴。

見這三人對他並沒有惡意，躺在濕漉漉草地上的齊諭放下了戒備，嘴角有一下沒一下地扯著。

他們不打算救他就算了，竟然還蹲在他身邊研究他的長相，這年頭長得像的人多了去，有何好稀奇的，不過這個小娘子……怎麼感覺有些眼熟？

「娘，他也中毒了耶，妳不救他嗎？」小糯米一雙肥嫩嫩的小手掌在齊諭臉上摸著，睜著大眼很仔細的研究，「他要是再不吃解藥，就要沒救了吧？」

一聽到有解藥，齊諭眼睛頓時一亮，本不想理會這三個母子的他忙吃力地問道：

「小娘子身上有解藥？」

「你會說話啊，我以為你被毒啞了。」唐昀若驚奇的看著他。

齊諭眼尾劇烈的抽了兩下，決定當作沒有聽到她的揶揄，「小娘子，在下願意重金向妳購買解藥。」

「解藥不賣。」

「妳是否擔心我服用解藥後不認帳？若妳有這層顧慮，我手上的玉扳指價值連城，妳可以先取走。」

唐昀若盯著他修長手指上戴的玉扳指，一看就是極品，頓時心動，不過一想那個自稱她四叔的男人，她只能把心動給壓下，鬱然搖頭拒絕，「不行！」

這下齊諭愣住了，沒想到用財寶誘惑也無用。

「我可不知道你是敵是友，我四叔在前面，萬一你是敵人，我豈不是害了四叔。」雖然她對那個自稱四叔的人沒有印象，但是看到他的感覺就像看到久違的親人一樣很溫暖、很窩心，這應該是原主的感受，因此她不能貿然為他帶來危險。聽到這話時，他只能喘著大氣用力說：「妳去問他，穎王跟他……」是敵是友。這話還沒喊完，一記驚喜的喊聲插進，「王爺！」

不一會兒，像個泥人一樣的虞易峰拖著沉重腳步朝他們跑來，如釋重負地說：「王爺，總算找到你了，方才在下在那沒找到你，深怕你遭到刺客毒手……」這時他才看到唐昀若，有些納悶地看著她，「蘊兒，妳怎麼在王爺身邊？妳給王爺解藥了嗎？」

她搖頭，理所當然的說著，「沒有，是敵是友我都不知道，怎麼給？隨便給，要是害了你怎麼辦。」

「蘊兒，這是穎王，不是敵人。」虞易峰趕緊解釋，取出一顆解藥餵入齊諭口中，「四叔奉命跟王爺一起押解雲霄國太子回京。」見齊諭的臉色逐漸好轉，吊在半空中的心才逐漸放下。

她點了點頭，將齊諭手指上戴的玉扳指給拔下，「酬勞。」

齊諭跟虞易峰愕然的看著她的土匪行徑，虞易峰有些尷尬的撓撓鼻翼，「蘊兒啊，妳怎麼拔了王爺的玉扳指，趕緊還給王爺。」這玉扳指代表著穎王的身分，可不是她能拿的。

「這是他方才說的，要給我的酬勞，他吃了我的解藥，付酬勞是理所當然的，四

叔別忘了，你的一萬兩銀子可還沒付。」

「對，酬勞，他方才說了，只要我媽咪給他解藥，就要把那玉扳指給我們。」兩個小包子異口同聲的附和。

虞易峰這才發現這對小兄弟的存在，驚詫的瞪大眼看著他們。

這兩個小包子喊蘊兒媽咪，應該是娘親的意思，據他所知，有的地方喊娘親不喊娘而是喊媽，他們應該也是，只是這兩個小傢伙怎麼會喊蘊兒為娘親？

他的心底有震撼也有狐疑，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你們是……你們喊蘊兒……娘是嗎？」

兩個小包子用力點頭，小糯米一臉很奇怪的看著虞易峰，反問：「她不是我們娘親，會是誰的娘親？」

「就是，她不是我跟小糯米的娘親，會是誰的娘親！」小糰子短短的小手叉在腰上，氣鼓鼓的說著，還不忘跺一下小短腿。

在確定兩個小包子的娘親是自家姪女後，虞易峰張大了嘴，一時間實在無法接受，這個自小被他們捧在手心中長大的可愛姪女，竟然當娘了。

他好想仰天吶喊，老天爺，這不是真的！

不過虞易峰是個官階不小的將軍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很快就將心底的震撼給壓下，看著唐昀若，問道：「蘊兒，孩子的爹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嘎，不知道？虞易峰錯愕得說不出話來，蘊兒說她喪失記憶了，所以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這情有可原。可這兩個孩子是她生的，總該有個男人，她怎麼會不知道那個男人是誰？

「當初怎麼落水的我並不清楚，是名老婦人把我從水底撈上來的，等我清醒後，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情，那時就發現懷有身孕，當時身子十分虛弱，強行流掉腹中胎兒會造成一屍兩命……」她稍微簡單交了下落水後的事情。

聽完，虞易峰心疼的拍了拍她的肩膀，「蘊兒，既然四叔找到妳，就不可能讓妳連同孩子流落在外，一會兒帶著孩子跟四叔回去。」

不管孩子的爹是誰，不管蘊兒嫁的人是誰，就算是個泥腿子，也是他忠勇大將軍府的女婿。

「回去？不行，四叔，看你這樣子，我想我們家應該是混得不錯，我未婚生子，跟你回去會讓家族蒙羞、遭受非議的。」她搖頭將自己的顧慮告知他。

「蘊兒，當年妳出事，叔叔們還有妳幾個哥哥正在邊疆征戰，沒能保護妳、在第一時間找到妳是我們不對，這次我們一定會保護好妳的。妳是忠勇大將軍府唯一的寶貝疙瘩，我看誰敢在妳背後道妳是非，四叔我第一個跳出來，拚著這將軍頭銜不要，也會帶兵踏平那個人的家！」

「妳不用擔心家族，不管是我還是妳爹、其他叔叔們，我相信他們的想法都跟我一樣，這次換我們保護妳跟這兩個小傢伙，跟四叔回去，好嗎？」虞易峰拍胸脯保證。

當年虞蘊在行宮失蹤一事疑點重重，可卻找不到任何她被害的證據，即使虞家再

怎麼忿恨不平，也只能壓下這股悲憤。

現在聽蘊兒說她是在水底被救起，因為頭部撞傷導致記憶喪失，清醒後發現自己懷有身孕。

行宮裡的水道跟外面河道相通的就只有翠碧湖，而翠碧湖距離蘊兒在行宮所住的院子非常遠，蘊兒不可能在沒有丫鬟陪同的情況下，獨自一人在暗夜時分前往翠碧湖，最後落水失蹤。

而她是落水前就受傷，或是落水後才受傷，這前後順序是很重要的關鍵，當年在行宮，蘊兒究竟發生什麼事情，這件事情一定要重新調查。

看著虞易峰像長輩一樣關愛擔憂晚輩的眼神，唐昀若突然感到一陣酸楚，心頭更有一股想點頭的衝動，這應該是原主的感受吧。

她雖然穿越到虞蘊的身體已經有四年，靈魂跟這身子十分融合，但偶而還是會感覺到原主的存在，與那荒涼悲戚的心情。

也許是原主有什麼未完成的心願，只是她沒有原主的記憶，無法深刻體會原主的悲傷。

也許她應該代替原主回京城去看看，解開原主留在她身邊不願離去的執念。

沉默片刻後，唐昀若點頭，「好，四叔，我跟你回京。」

靠在一旁樹幹上休息，讓手下包紮傷口的齊諭，將他們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，這也才有些恍然，原來自己方才覺得虞蘊眼熟的原因是來自虞易峰，他們兩人長相是有幾分相似。

只是……她生的那對雙胞胎，為何與他如此相像？

第三章 好廚藝擄獲人心

煙霞森林這一戰，雙方死傷都很慘重，尤其是雲霄國的暗影衛，因為沒有及時服下解藥，幾乎全死在森林裡。雲睿因為是重要的談判籌碼，自然不能死，及時服下解藥這才保住一命。

至於那些江湖殺手，則是付出高額的銀子，外加把身上值錢的東西全拔光了，才換得一顆解藥，一經解毒便逃之夭夭。

虞易峰等人出森林後便原地休養，待所有人傷勢較為穩定後才起程回京。

唐昀若與虞易峰談好，他們先行，她收拾好家當後，便帶著兩個孩子前來跟他們會合。

也許是這一戰傷亡太慘重，雲霄國並沒有再派人前來營救雲睿，這一路上還算平穩。

齊諭因為身分的關係，遭到最多人圍攻，算是傷勢最為嚴重的人，多處刀傷幾乎深可見骨，前往京城的路，他大部分都在馬車裡休息。

兩個又傻又天真的小包子，因為齊諭與他們有七八分相像，因此每次只要到隊伍停下來休息的時間，他們就會一溜煙的爬上齊諭的馬車黏著他。

即使他命令手下將兩人帶走，可他們只要找到機會，就會黏在他身上，到後來他便放棄了，任由他們隨時隨地爬上他的馬車。

齊諭半倚靠在車壁上，有些清冷的臉上凝著一絲疑惑，問其中一人，「所有人幾

乎都怕我，你們兩個小傢伙怎麼一點都不怕我，還成天纏著我？」

「為什麼要怕你？」小糯米一邊「咖滋咖滋」啃著娘親為他們做的餅乾，一邊睜著閃亮的大眼疑惑地看著他，不忘拿一塊餅乾跟他分享。

「說說你們為什麼喜歡來找我。」齊諭看著手中這塊奇怪的動物餅乾，「這是？」

「這是我媽咪烤的小熊餅乾，吃，吃，很好吃的。」小糯米短短的小手搭著他的手臂，將餅乾塞到他的嘴裡，催促他。

一向討厭吃甜食的齊諭吐也不是、吃也不是，看著小糯米那期盼的眼神，只好勉為其難的將餅乾吃下。

唔，原來，這味道還真是不錯！

「如何？好吃吧！」兩個小包子睜大眼睛等著他的反應。

「不錯，好吃。」

「我沒騙你齁，我娘做的餅乾最好吃了。」小糯米得意地朝他挑挑眉，又拿了塊不同的餅乾塞到他手中，「吃。」

「叔叔，這個是仙貝，是用好吃的糯米糰子烤的。」小糰子介紹道。

「用你們兩個烤的，那本王更不能吃。」齊諭故意捉弄他們。

「齁，不是用我跟哥哥的肉烤的。」小糰子用一雙沾滿餅乾屑的胖胖小手捧住他的臉，一本正經的跟他再說一次，「是用做麻糬的糯米糰子壓扁後，放到火上烤的。」

「不是用你們兩個的肉烤的？」他繼續故意的問。

「不是，我們這麼可愛，你還長得那麼像我們，你捨得把我們吃掉嗎？叔叔！」小糯米整個人爬到他身上，睜著圓滾滾的大眼睛問道。

「要說像，也是你們兩個像我，怎麼會是我像你們兩個。」看著這兩張跟自己極為相像的小臉，他只覺得好笑又無奈。

齊諭睜了眼在他身上上下其手的四隻小胖手，這兩個小傢伙吃完東西不洗手，將他的衣裳當成抹布，更穿著鞋子爬到他身上，一身白衣被他們踩得滿是腳印。然而一向有潔癖的他竟然一點也不生氣，還很有耐心的同他們說話逗弄著他們，這讓他自己也感到詭異。

「說的也是，只有聽過兒子像老子，沒聽過老子像兒子。」小糯米一對濃眉像線團一樣打結。

「可是……叔叔，你又不是我們老子，我們怎麼會跟你長得這麼像呢？」小糰子胖嘟嘟的小手抵在粉嫩嫩的臉頰上，一臉困擾的看著齊諭。

當這話一出，齊諭自己也愣住了下。是啊，他怎麼忘了這事，自古只有兒子像老子，可沒聽過老子像兒子的。

所有人都說他跟皇兄長得像過世的父皇，不過怎麼像也只有五六分，而這兩個孩子跟他卻有七八分像，說穿了就是他小時候的模樣。

他們三人不是父子，長相怎麼會如此相似？據他所知，忠勇大將軍府的男丁可從來沒有娶過皇家公主。

既然如此，為何他們長得跟他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？

忽地，一抹記憶突然閃過腦海，他赫然想起那件早已被拋諸腦後的意外。
難不成……

虞易峰收到飛鴿傳來的線報，告知他神州地界上有幾批殺手埋伏。
神州是齊諭的封地，他對於這裡的地形十分熟悉，當機立斷改走另一條位在州界上，鮮為人知的隱密道路回京。

涼風徐徐，遠方天際慢慢染上一抹霞紅，押送雲睿的隊伍來到一座森林前。
在隊伍最前方的虞易峰看了看那片綿延不絕的茂密森林，高舉手臂示意後方隊伍停下。

負責壓隊的陳坤騎著馬過來，「虞將軍，怎麼突然停下，是要紮營休息了？這座森林不大，約莫兩個時辰就可以離開。」

虞易峰看了下天色，「不了，再過一個半時辰就會天黑，摸黑前進容易遭到伏擊，就在這裡紮營休息，明天早些出發，一口氣穿越森林。」

「看我這粗心的，竟然忽略了伏擊。」陳坤有些自責。

「所有人聽令，今晚就在溪邊紮營休息，明日一早起程。」虞易峰指著前方不遠處那片地勢平坦、綠草如茵，中間有條涓涓細流通過的草地。

命令一下，所有人飛快的搭營升篝火，有的人進林子撿拾柴火，有幾組人馬則去打獵，為所有人加菜。

唐昀若待馬車停好後，便迫不及待的自馬車裡下來，抬手伸伸懶腰，看到湛藍的天空上有成群飛鳥掠空飛過，又見草地上有一條閃閃發亮的小溪穿過，心道：這真是個適合露營郊遊的好地方啊。

如果不是跟著他們一起回京，行程無法自己決定，她一定帶著孩子在這裡露營兩天再離開。

這時小糯米與小糰子也剛好從齊諭的馬車裡下來，一看到她便開心地朝她跑來，親暱的一把抱著她的腿撒嬌。「媽咪，大半天沒有看到妳，我們好想妳唷！」

她勾著嘴角哼哼兩聲，「嗯哼，想我？我看你們根本是玩到忘了媽咪了吧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，我們最愛的人就是妳了，怎麼可能把妳忘了！」他們趕緊搖頭否認，表明心志。

「真的？最愛我？」

兩個小包子用力點頭。

「那好，明天開始不可以再去穎王的馬車了。」

她真搞不懂這兩個小傢伙，怎麼這麼喜歡穎王那個大冰塊，整隊的人除了四叔不怕穎王以外，其他人是能避開就盡量避開。

偏偏這兩個小包子是一身虎膽，就喜歡往他身上湊，不管被丟出來幾次，他們還是一樣百折不撓，爬進他的馬車往他身上黏，到後來反而是穎王被他們給征服，任由他們霸佔他的馬車。

「媽咪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」兩個小包子又開始撒嬌。

「你們不是最愛媽咪了嗎，怎麼不跟媽咪在一起？」

「吼，媽咪，我們去跟著叔叔，是為了減少妳的負擔，讓妳輕鬆一點。妳這麼辛苦，難得有人可以替妳分擔，不是應該好好利用媽？」小糯米認真的看著她，一臉「我都是為了妳好」。

「就是啊，媽咪，妳不是說馬車太小，裝了我們的行李，又坐我們三個，空間太小不好活動。叔叔的馬車可大了，我們去跟他擠，妳就可以舒服地坐在馬車裡，還可以躺著睡覺。」小糰子一臉「妳瞧，我犧牲好大啊」。

瞧這兩個小傢伙分明就是想待在穎王身邊，卻還邀功，一臉快誇我的模樣，唐昀若差點噗嗤笑出來，也不揭穿他們，揉了揉他們的頭，一手牽著一個，「好了，媽咪知道你們最孝順了，都是為我好，想讓我好好休息，才這麼犧牲自己。」

「就是，就是。」兩個小包子不約而同的點頭。

「好了，為了感謝你們這麼體諒媽咪，媽咪決定帶你們到溪邊抓魚，晚上烤魚給你們吃好嗎？」

「好耶，好耶！媽咪，我們快去，我們好久沒有抓魚了。」他們興奮的拖著她回馬車上拿工具。

前世為了製作古毒，她經常到野外找尋材料，野外求生的經驗本來就很豐富，再加上這四年的古代生活，如今她隨手就能用野草編織出一個適合抓魚的簍子。很快的她便帶著他們在河邊抓起了魚，夕陽下山時，他們自己起的篝火旁，已經插了好幾隻剛補到的溪魚。

因為他們是婦人跟小孩，又是虞易峰的家眷，士兵們在幫忙搭帳棚時，都會搭得距離他們遠一點，以免冒犯到他們，因此他們的帳篷反而跟齊諭的稍微近一點。這時，士兵們的營區傳來一陣騷動，兩個小包子很好奇的伸長脖子往那裡看去，不一會兒就看到虞易峰提著一隻野雞跟野兔朝他們走來。

「蘊兒，這給妳處理，晚點還有鹿肉跟野豬肉，等處理好就拿來。對了，這一些蘑菇、野菜是在森林裡找到的，一起給你們加菜。趕了這麼多天的路，都沒能好好吃上一頓，今晚好好享用。」

虞易峰跟著幾個較好的同僚一起進入森林狩獵，本以為只能打到幾隻野雞或野兔，沒想到還能打到野豬跟野鹿，成果頗豐，便早早退出森林，趁著他們母子還沒有準備其他菜色之前，趕緊將獵物提過來給他們。

兩個小包子一看到野雞跟野兔，眼睛都直了，閃亮亮的大眼睛裡寫滿了對虞易峰的敬佩。

「四叔公好厲害。」兩個小狗腿崇拜的說著。

「哈哈，你們兩個再大一點，四叔公就帶你們去狩獵，你們現在還太小了。」任何的吹捧都沒有這兩個小傢伙的崇拜讓他開心，虞易峰揉揉他們的頭，承諾道。

「一定唷。」他們趕緊伸出尾指，要跟四叔公拉勾。

「好，一定。」虞易峰也一臉鄭重其事地跟他們拉勾。

「四叔，一會兒過來一起吃吧，我打算做叫花雞、串燒，再煮個湯跟烤餅。你那些手下食量大，四叔就別跟他們搶口糧了，況且這麼多東西，我跟孩子也吃不完。」

她決定用兔肉做串燒，野雞做叫花雞，野豬肉跟鹿肉可以烤一部分當場吃，留一部分醃起來做鹹臘肉，這樣未來幾天路上都有肉可以吃，再將一些鹿肉做成鹿肉湯，然後烤一些薄餅搭配著吃，才不會餓得快。

「是啊，四叔公跟我們一起吃，我媽咪做的飯菜可好吃了。」兩個小包子大力推薦著。

「成，沒問題，等等我過來跟你們一起用晚膳。」虞易峰點頭同意，又道：「我先過去跟他們交代一些事情。」

虞易峰離去後，母子三人便開始忙碌起來，兩個小傢伙自小就會幫忙分擔家事，知道母親要做的料理後，自動自發的自己去挖泥土回來做叫花雞。

他們最愛叫花雞了，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玩泥巴，多好啊。

當唐昀若將野雞處理好，虞易峰也讓人拿來了野豬肉跟鹿肉，她將野豬肉切丁，跟一起帶上路的辛香料還有剛採的蘑菇混合，攪拌均勻後塞進野雞內，到溪邊採了一些蓮蕉葉子代替荷葉包裹好，然後塗上泥巴丟進篝火裡悶烤。

直到帳篷搭好才從馬車下來的齊諭，才一下馬車便見到兩個小泥人興奮的朝他飛快地跑來。

他眉尾挑了挑，誰能告訴他這是怎麼回事？這兩個小傢伙才離開他的視線不到半個時辰，竟然就像是在泥水堆裡滾一圈的小豬仔。

「叔叔！」兩個小包子各自抱住齊諭的大長腿，繡著雲紋的玉色長袍瞬間印上好幾個泥手印。

齊諭嘴角僵硬的抽了抽，有潔癖的他無法忍受所穿衣裳有任何一點污垢，現在他們竟然直接往他衣服拍上一堆泥手印，這教他如何忍受？

一股怒火頓時往腦門上衝，可當他看到兩個小包子望著他時那天真無邪的笑容，充斥在胸口間的那團怒火瞬間消失無蹤。

他們年紀小，根本看不懂大人的臉色，小糯米興奮的拉著他往那堆他們製作出來的泥水灘走去，「叔叔，快來跟我們玩泥巴！」

「玩泥巴……你們兩個，我已經過了玩泥巴的年紀。」何況，從有記憶開始，他就從來沒有玩過泥巴。

「媽咪說，玩具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叔叔，我們跟你分享我們最喜歡的遊戲，你有沒有很高興？」

「……高興。」齊諭一向淡定的表情，像蜘蛛網一樣龜裂成好幾塊，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。

「那太好了，我們趕快一起去玩泥巴吧。」兩個小包子一人拉著他一手走向泥巴堆。

他什麼時候答應這兩個小家伙，要跟他們一起玩泥巴了？

他想拒絕，不過看到他們興奮的神情，他竟然開不了口，只能任由他們拉著他往泥巴堆走去，實在太匪夷所思了。

唐昀若正要將剛串好的烤肉串放到篝火上烤，便看到那副情景，嘴角暗抽了兩下，這兩個熊孩子不會是要拉穎王去玩泥巴吧？

她實在不敢想像穎王滿身泥巴的模樣，還有他身上那幾個泥巴手印是怎麼回事？聽四叔說穎王平時是有潔癖的，不過怎麼遇到她的兩個熊兒子，就跟他們一起「同流合汙」了？這實在太毀穎王的形象了，她得將孩子們叫過來才是。

她朝他們招了招手，「小糯米，小糰子，去洗手，要烤肉了，你們不是說要幫媽咪一起烤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媽咪，我們想要跟叔叔分享我們最喜歡的遊戲。」

「不行，你們沒有看到天黑了嗎？快去洗手，準備烤肉了。」她拿出做母親的威嚴，扭腰拒絕。

「那，媽咪，我們可不可以帶叔叔去看我們做的小泥人？」小糯米雙手合十拜託。

「一下下就好，媽咪。」小糰子一臉可憐兮兮。

「本王也十分好奇他們能做出什麼樣的泥人，就讓他們帶我去瞧一眼吧。」看到兩個小包子期待的眼神，他不由得開口為他們求情。

唐昀若不經意地與他溫和而明亮有神的雙眼對上，驀地，心跳像是突然漏了一拍，她慌忙將視線轉向兩個小包子，僵著嗓子警告，「只能帶穎王去看你們做的小泥人，然後就要回來烤肉，不許再玩泥巴。」

「好，一定。」他們興奮的拍了下手，一人一邊拉著齊諭往泥巴堆跑去。

小糰子開心的說：「太好了，叔叔我們快走。」

「叔叔，我們有做一個你唷。」小糯米炫耀著。

「喔，那我得好好瞧瞧。」

「你一定要好好瞧瞧，做得真的跟你很像，我們還有做媽咪跟我和小糯米。」小糰子蹦蹦跳跳地說著，「你看到一定會喜歡的。」

唐昀若的視線落在牽著兩個小包子離去的穎王身上，看著那隱隱散發著可靠氣息的挺拔背影，不由得在心底嘀咕：怎麼回事，自己竟然會被他那雙眼睛迷惑得心跳加速，這不應該啊！

不過不可否認，穎王那雙深邃的眼眸，就像清冷的冬日星空一樣迷人。

不一會兒，三人來到泥巴堆邊，齊諭一眼就看到泥巴堆旁那四個泥偶，有些震驚的瞪大眼。

那四個與他們有五分像的泥偶，如果不說，真不知道這是兩個三歲小傢伙捏的。

「如何？像不像？」小糯米得意地將屬於齊諭的泥偶拿給他。

「像，很像。」他仔細端詳著泥偶。

「喜歡嗎？」小糰子擠了進來，「我們很喜歡。」

「喜歡，做得真像，你們真厲害。」齊諭揉揉他們兩人的頭，誇獎著。

「那是當然的，我跟小糰子小時候就跟著媽咪揉藥丸，有時候調皮，會把藥丸揉成各種形狀。」小糯米得意的說著。

「媽咪為了不讓我們禍害她辛苦做出來的藥丸，便要我們去玩泥巴，我們家有一個泥巴坑呢。現在要去京城，路上都沒有泥巴可以玩，好無聊，不過媽咪答應我們，到了京城會再弄個泥巴坑給我們玩。」

他蹲下身看著另外三個泥偶，還有後面做了一半的房子，「這是……」

「這樣我們就是一家人。」小糰子笑著說。

「是啊，是啊，叔叔，你長得跟我和小糰子這麼像，我們一定是一家人，所以我們要住在一起。」小糯米很天真地說著。

聽到這句話，齊諭這才想起一件他差點忘了的事情。

兩個小包子跟他如此相像，要說跟他沒有任何關係，他可不相信。

只是……那晚的女子會是虞蘊嗎？時隔多年，又僅見過一面，他當真不太記得長相了……

那晚的女子若不是虞蘊，那這兩個小傢伙的父親會是誰？

難不成是……齊信宏的？畢竟他們兩人曾經有過婚約關係，這也是有可能的。

只是當他腦子浮現這抹想法時，一抹不爽的感覺竟然從心裡竄出，齊諭猛地一愣，他為何會因這想法而感到生氣？

忽地，小糰子扯著他的手，將他從思索中拉回現實，「叔叔，我們快去洗手，我看見媽咪在皺眉頭了，這表示她要生氣了。」

「成，我帶你們去洗手。」他收回心神，將四個泥偶放在一起，朝某處使了個眼神，拉著他們的手走向溪邊。

待他們離去後，隨即有個人來將幾個泥偶收走。

不一會兒，天色暗了下來，兩個小傢伙坐在齊諭身旁，啃著好吃的烤肉串。

虞易峰用力撕扯著一支兔腿，嘴裡不斷喊著，「好吃，好吃！蘊兒啊，妳以前可是一點廚藝都不會的，怎麼四年沒見，廚藝突飛猛進，讓四叔都懷疑妳不是那個打小被四叔背著的蘊兒了。」

「四叔，我有兩個兒子，要是再不長進點，我們母子就要吃土餓死了，逆境能使人成長的。」唐昀若同時在心頭暗忖了句：我當然不是你印象中的虞蘊啊，我要是跟你記憶中的虞蘊一樣，這兩個小包子的生活就慘了。

「說的也是。」

「王爺，這鹿肉湯好了，你嘗嘗。」她舀了碗鹿肉湯，端到齊諭前面。

看著她的俏顏，那股熟悉感湧了上來，他壓下心頭的困惑，輕點下顎，接過她手中的鹿肉湯，眸光溫和地看著她，「有勞了，虞姑娘。」

她微眯著雙眸，對他回以微笑，「不用客氣，盡量用。」

「叔叔，你趕緊嘗嘗看，我媽咪煮的鹿肉湯最好喝了。」小糰子拿起湯匙舀著已經吹涼的鹿肉湯喝著。

齊諭淺嘗了口，滑順鮮美的湯頭入口，點頭，「果然不錯，不比御廚手藝差，四年時間，虞姑娘能從一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姑娘，成長為擁有御廚般的手藝，的確讓人刮目相看。」

被人這樣誇獎，任何人都會很開心的，她嘴角上揚，笑咪咪的回應，「王爺過獎了。」

看著她狡黠靈動，卻又帶著一抹沉靜的彎彎笑眼，他的視線不自覺的在她身上停駐。

模糊的記憶裡，這雙眼似乎出現過，卻好似有什麼不同……

他幽暗不明的眸光帶著一抹探究，直把她瞧得有些不自在，趕緊斂下笑容，放下手中的烤肉串，輕咳了聲，「王爺，我臉上有什麼嗎？要不然你怎麼直盯著我瞧？」他那雙像是冬日星子般綻放著清冷光芒的眼睛真是好看，每每與他對視，她總是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，她只能盡量控制住失序的心跳，再這樣下去可不行，她得問清楚，免得對他生出誤會。

「不是，本王覺得妳很眼熟，在煙霞森林之前，我們是否有碰過面？」

原來是覺得眼熟啊，她心下鬆了口氣，要不然他這樣直看著她，她真的會誤會他對自己有不一樣的意思。

她輕笑了聲，「王爺，我喪失記憶了，所以就算我們有見過面，我也不記得啊。」

「本王竟然忘了這事。」

「不過，王爺，我覺得我們肯定是見過面的，我以前是京城貴女，我四叔跟你也算是同僚，因此肯定有過幾面之緣。」

像他這種權貴，肯定見過不少京城貴女，跟原主有過幾面之緣，這根本沒什麼好奇怪的，只是他怎麼好像特別執著於她？這倒是令人不解。

「說的也是。」穎王嘴角微勾輕笑了下，看來，這事還是得自己親自追查才能解開盤旋在心頭的狐疑。

穿過森林後，隊伍又走了半天，來到一處天險，那是只有一輛馬車寬的蜿蜒山道，這條山道一面是陡峭的險惡坡壁，一面是深不見底的山谷。

技術不夠純熟或是對這地形不夠了解的車夫，根本就不敢在這種山道上駕馭馬車，為了安全起見，齊諭下令所有人下車步行，在進入山道前，整支隊伍停下稍作休息簡單進食，補充體力後再上路。

唐昀若帶著孩子下車，找了一處稍微平坦的地方，拿出早上準備好的食材，打算做刈包。

饅頭對切，從中間割上一刀，夾進剩下的滷肉，加入一點糖、鹹菜跟搗碎的花生，這樣子一個分量正好適合兩個小傢伙吃。

這肉是昨天剩下的野豬肉，原本她打算做成臘肉，不過因為剩下的分量不多，索性全切成片丟進鍋裡，加上一些醬油跟黃酒、蔥，將它放到殘留著餘火的篝火上煨著，到了今天一早就是一鍋香噴噴的滷肉，正好搭配早上火頭軍煮的稀飯。

行軍時，像鹹菜跟花生米這些方便的配菜都會備著，幾乎餐餐看得到它們的蹤跡，用完早膳後，她便將這些菜分門別類，小心打包好，準備中午做刈包。

「來，拿好，慢慢吃，可別掉下來了。」她將刈包拿給孩子，不忘叮嚀道。

「好香，蘊兒，妳中午又弄了什麼好料給他們吃了？」聞香而來的虞易峰問道，一雙眼睛緊盯著她手上的刈包。

她伸手將刈包給他，「刈包。」這四叔也是個吃貨，昨晚吃了她親手煮的食物後，今早就自動報到了。

虞易峰大口咬下，用力咀嚼，不忘稱讚好吃。

刈包兩三口就被他吃光，他伸手還要，幸好唐昀若知道他的食量，多做了幾個。就在虞易峰準備吃下第三個刈包時，齊諭的揶揄聲傳來，「虞將軍在這裡開小灶，竟然沒有喊上本王！」

虞易峰趕緊將口中食物吞下，指著刈包，「這是刈包，好吃，王爺要不要也來一個？」

「叔叔，媽咪做的刈包很好吃，你尝尝。」兩個小包子未等唐昀若同意，逕自拿走她面前剩下的兩個刈包，塞到齊諭手中。

小糰子一雙眼睛亮晶晶的看著他，催促道：「你趕緊尝尝看，很好吃的。」

小糯米道：「你是我們的好朋友，我們才請你吃這個，不然除了四叔公外，我們誰都不給。」

「喲，是這樣呀，那我一定要尝尝看。」虞蘊昨天露的那一手廚藝的確不錯，讓他到現在還回味無窮。

他不客氣地大口咬下，熱騰騰的刈包中包著肥瘦勻稱的軟嫩豬肉，肥美入味，吃起來滿口脂香卻不油膩，搭配著鹹菜跟碎花生增添風味，鹹甜滋味融合在口中，形成絕佳美味。

「果然好吃。」他下意識地舔了下嘴邊的油漬。

「嘿嘿，我們沒有騙你吧。」兩個小包子得意地朝他揚揚下巴。

「本王知道你們兩個對本王最好，會跟本王分享你們的好東西。」

很快的，那兩個刈包都進了他嘴裡。

他意猶未盡，這麼好吃的東西讓人吃得不過癮，根本是故意吊著人的胃口。

忽地，他幽怨的盯著虞易峰，這傢伙到這裡蹭食，竟然沒有找他一起過來，瞧這才兩頓飯而已，虞易峰就吃得滿臉油光。

虞易峰突然接收到齊諭那怨懟的眼神，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，斜看著自己手中的刈包，只見齊諭微微點了點頭，眼角頓時劇烈抽了下。

要他把口糧讓出去給王爺，簡直是在剝他的肉啊！這次帶出來的火頭軍只會把食物煮熟，沒有所謂的廚藝，所做的伙食就只差被批評為豬食了，這一路上吃的他是唉聲嘆氣，消瘦了好幾斤，好不容易才脫離吃豬食的日子，怎麼王爺也要來跟他搶口糧。

他幽怨的稍稍搖頭，拒絕齊諭要他上交午膳的要求。

兩人私下細微的互動全被唐昀若看在眼裡，沒想到向來成熟穩重，給人印象淡漠冰冷的穎王，竟然也會搶食。

這麼難得一見的逗趣畫面與他這反差的表情，讓她對他的印象又好了不少。

她輕勾嘴角，又做了五個刈包，「王爺，如果不介意，就跟我們一起用午膳吧，除了刈包，我還做了酸梅湯，可以解膩。」她將做好的刈包放到洗淨的大葉片上，拿起一個竹筒做的水壺，一併放到齊諭前面。

「那本王就不客氣了。」齊諭嘴角輕勾，毫不矯情地拿起一個刈包大口吃著。

她也坐下來，開始品嚐自己的手藝。

不一會兒功夫，一鍋的滷肉全吃光了。

看著吃飽後攤在地上的兩大兩小，唐昀若是又氣又好笑，四叔跟王爺進行吃刈包比賽就算了，這兩個小傢伙竟然也跟著他們比，硬生生多吃了一個刈包，把小肚子給吃撐了，躺在草地上摸著肚皮哼哼著。

她從馬車上拿下清涼膏，解開兩人的衣裳，在他們的肚皮上抹了些，不一會兒，他們果然感覺舒服多了，也不再那般哼叫。

「媽咪，以後我再也不要吃那麼多了。」小糯米吁口氣，舒服的說著。她彈了下他們光滑飽滿的額頭，「看你們以後還敢跟大人比吃飯嗎？多吃一碗飯就撐死你們。」

「不比了，不比了。」兩個小包子不約而同地揮著手，嚷著，「吃撐了好難受。」

「等等就要起程，走一段路就舒服了。」虞易峰被他們的可愛模樣給逗笑了。眼看時間不早，他起身打算回隊上，「蘊兒，一會兒那條山路崎嶇不平，並不好走，妳最好換雙好行走的鞋子。」

「四叔，你放心好了，我都準備好了。」她給自己還有兩個孩子準備的鞋子，裡頭的鞋墊都鋪了棉花，可減緩行走時的衝擊力道，這樣才能較長時間行走。

「那好。對了，出了山谷又要進入一片森林，有沒有其他野味我不知道，不過絕對有野雞，我想喝雞湯，像昨天那鹿肉湯的做法就不錯，或者妳有其他想法也可以，最好再弄點麵，四叔知道妳行的。」

「我記住了，四叔，你趕緊回去吧。」虞易峰離開，齊諭也不方便繼續留在這裡，他起身準備跟著虞易峰一起離去，在經過唐昀若身邊時，停下腳步回頭看著她。

「晚膳本王要吃叫花雞，還有烙餅。」說完便抬腳轉身離去。她愕然地看著他瀟灑離去的挺拔背影，自己什麼時候成了他的廚娘？